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七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李絳

字成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
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絳
誅憲宗將輦取其髻絳與裴垵諫曰鋸僭侈誅求六
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過
亂畧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
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褒饋餉絳請

付處支鹽鐵急遞。以免遺息。取求之弊。光琦因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邪。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帝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邇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官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

正解

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卽詔絳與崔群、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撻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帝每臨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爲如此事。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幸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始皇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今安國有碑，若敘游觀，卽非治要。述崇飾

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論絳。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吏以軍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鄭綱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綱。絳爲開白，乃免。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詛，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憚人以此災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

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平。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又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垍曰。李綱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達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况承

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結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使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于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與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水潦。公私用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上密問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

弁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諫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况其鄰道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示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論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聽命于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以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群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

于反掌故詔誅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
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
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
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關李錡
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關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
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謀之以其
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
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
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鄉道平左
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

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奮其爲憂患，可勝道哉。田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恐未可大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師，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舍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易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變，勢可興師，南北之後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

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分處。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貞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九月。裴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故相州節度尚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貞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

魏州李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遠先宿裴垺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奸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假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爲戒。苟爲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

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均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均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六月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此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逾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召承旨李絳謂

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初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受敕。承璀果無功還。如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璀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干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

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錄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璀牒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洛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孽豎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將蒞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唱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爲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人

覲絳上言任廸簡既往代則士之從茂昭皆爲定人
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茂詔節度有
詔拜河中節度使會廸簡以帑賡匱竭稍簡罷士之
疲老者人情不安廸簡亦危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
濟事機時江淮大旱帝下敕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
流亡所貸未廣而官人猥積有怨鬲之思當夫蠲之
以省輕費領南之俗鬻子爲業可聽非券劑取直者
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禁止帝皆順納帝嘗畋苑中
蓬萊池調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地其見禮憚
如此帝恠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卿對曰

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日可致。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下不以已能。益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爲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辯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忒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即答曰。凡

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備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謂
陛下謹出納烏有羨哉若以爲獻是徒東庫進官物
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矍然悟帝每有詢訪隨事
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瓘寵方盛忌其進
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瓘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
郎平章事封高邑男七年春正月以京兆尹元義方
爲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瓘李吉甫欲自
托於承瓘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爲人故出
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
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

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趨義方之官。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燃，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

爲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此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銳志。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除醢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上以左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

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當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致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非天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隣道所虜粉矣故臣以爲不用兵可坐待魏

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于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

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出。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唯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

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矣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已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論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

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日即降。曰。靡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日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思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

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偏強者果何益乎。鄆蔡恒道，游客見說，興終不聽。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

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他計。故常爲姦人所乘。夫聖人同迹。賢者求類。是求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爲黨邪。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爲

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搆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當不諛，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爲左右所不悅。遂因以目明，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此禁天下正賦，亦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粟。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曰：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待報虜去遠矣。縱有

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後莫肯用命何所益乎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邪祐甫曰所問常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

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願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欲避河患退二三十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感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

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問。會絳罷相而止。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絳曰：治生于憂危，亂生于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

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邪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能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謝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邪？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冊王等無侍者，此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

曰勅邪。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語曰。鐸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卽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

絳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瓘於淮南。絳雖去任。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強。其憂有五。一。彼蔑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貯他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堠不明。城無完堦。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比年通好往來。窺覘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旣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十年出爲華州刺史。承瓘曰。多在部中。主奴授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

曰至華官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鶴戶
歲責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田獵有詔澤潞太原天
威府并罷之入爲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
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鎛惡絳故簿其恩議者不直
鎛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帝數游畋絳率其
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
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爲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
絳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賢太分屢爲讒邪所
中御史中丞王璠過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
宰相李逢吉右播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

亦見募兵
之者雖賢
猶不免

立召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宦崔戎等列絳寃冊贈司徒謚曰貞賻禮甚厚景延亦贈官錄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烟閣絳在焉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爲七篇

唐李藩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

杜亞活相
以所

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也。帝未之信。亟追藩。旣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即用。終不請。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強制之。仲舒等爲俳說。度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爲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遂以爲諱。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却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

諫不終
接于言官
法亦不少

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主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上謂宰相。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致爲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

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簡

唐韋貫之

韋貫之名純杜陵人貫之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郟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若貧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之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竟不往官亦不遷未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爲右補闕纁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

爲補闕貫之與崔群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
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
殆不可訓卒改他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
以工巧幸擢少府監陰子補齊郎貫之不與曰是將
奉郊廟祠祭階爲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爲之又劾
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吏部
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儒等策獨署奏出爲巴
州刺史久之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
相裴垪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
請乎垪曰奉教事果見聽垪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

帝時諸鎮
以不宜激
也便合諸
公惜置不
出乎此

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子特流競爲息
常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
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諫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
言改尚書右丞俄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
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
事乎始于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
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他速於撲滅
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
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
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

奏言公謂
諸將不併
功以此

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恃
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礙。後四年。乃克蔡。皆如
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
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鏞張
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
奸佞。吾等縱不能斥。柰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
陰搆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與度論兵。帝前
議頗駁。數請罷兵。故罷爲吏部侍郎。出爲湖南觀察。
使時國用不足。遣監鐵副使程昇督諸道賦租。昇諷
州縣厚歛以獻。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昇意。因

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後更謚曰文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垵子持萬鍊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八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李德裕 字成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其父丞相勉之答曰好驢馬不人行遂以陰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爲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卽位擢翰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帝

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巧。挾宦人。誦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他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儒。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于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旣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爵吉甫而怨度。擴德裕不得進。至是聞帝暗庸。計

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南方信譏，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救，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庾蔽。敬宗立詔，浙西王脂，蓋繼其德。裕奏：「近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斂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平皆推酒。」

于民供有羨餘。元和詔書停權酤。又赦令禁示諸州羨餘無送。饒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盃粧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救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它。又詔索盤繚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鳩鵲翠鳥。汴梁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鑲牙筋于益州。蘇頌不奉詔。

帝不加罪。夫鳩鵲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鵝天馬盤絲掬豹文彩。恠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織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爲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尼。徐州王智興。給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爲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三

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
丁。剔髡。規影徑賦。所度無筭。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
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
丁男六十萬。不爲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數遊幸
聽朝簡忽。德裕上丹宸六箴。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
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歛求珍
恠也。四曰訥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辯邪諷任群小
也。六曰防微諷僞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
能用其言。猶敕常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亳州浮
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

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輦血危
老之人率多歿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鬻于
道互相欺詐往者百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
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
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德裕在
浙西八年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林堪宰
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爲鄭
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
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
踰年徙劔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

在事之理
如此

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
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
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臯招來南詔復嵩州傾內資
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啓戎資盜其策非
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頴時遇隙而發故長驅
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孑遺今癰夷尚新非痛矯革不
能刷一方耻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
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
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
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僚與州兵之任

戰者。廢遺犂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築杖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邛崃關。徙嶺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風大變。於是二邊浸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

固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人者也德裕旣得之卽發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戎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月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何況天子乎命返悉怛謀于虜以信所盟吐蕃盡誅之境上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

恒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坐論李訓、鄭注爲
李宗閔所譖，出爲鎮海觀察使。再貶袁州長史。未幾，
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搆逐，
乃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淮南節度使。武
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言太玄、德憲、四宗皆盛
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寢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
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竝進，造
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
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
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

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宰輔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德裕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于西邊更無虞于南

路。憑陵。迫。甸。肝。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檜。論。莽。熱。而。還。城。堅。率。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入。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旣。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入。處。鎮。兵。生。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謂。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恐。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荅。詔。嚴。切。竟。令。

執還、體備三木、與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墮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謂云、旣已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于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決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竟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時帝數出畋、遊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于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以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願節田遊、承天意、尋冊拜司空、是時擊敗回鶻、澤潞

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用兵
調稹積伏誅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
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
戴義皆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
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
德裕又陳先臣封子趙冢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
傳嫡不及支度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常居
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上從容言文宗好聽
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德裕曰臣頃
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得御

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上。問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竊者寇逆暴橫。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爲善者不驚。則爲寬矣。王才人寵冠後庭。上欲立以爲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乃止。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臯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其鯨鱓兕與舜禹雜處堯朝。其工鱓兕則爲黨。舜

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
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
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
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
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齊人少
情。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
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
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
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
軋。故朋黨始于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鈞黨。繼受誅。

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各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惟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柱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周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宄見矣。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太和後風俗寢敝，令出于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傳

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下人不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嘗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分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初，憲宗納李詩交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

中以爲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稱皇子幼冲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爲皇太叔更名忱應軍國政事令權勾當宣宗卽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顧我髦髮爲森豎翌日罷爲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御史中丞魏扶等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寃至於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戶參

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子燁任汴宋幕府貶象州立
山尉懿宗時以赦徙邠州餘子皆從死貶所後詔追
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
年德裕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
室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羈
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
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
者因聚于內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
年高屬使俱出閣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
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

悅帝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授緊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珣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賜弘逸季稜等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戶部尚書杜棕奔馬見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與崔珙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

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官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旣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珣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于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脯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旣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

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續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李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舜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辨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珣爲昭州刺史裴夷直爲驩州司戶七年以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

不惟美官
可冀之有

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中書舍人張
元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于執政下撓有司爲士
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
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
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及德裕爲相以仲方爲賓客
分司出楊虞卿張元夫爲州刺史它日上復言及朋
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
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夏六月以工部尚
書鄭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
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

宗閔對曰。單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單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單御史大夫。宗閔爲樞密使。崔潭浚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浚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初僧孺聞德裕代已。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鷟。卽時入朝。時揚州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領得一十四萬。仍半爲張鷟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爲吏隱欺。請罰。詔釋之。補闕王績拾遺。令狐綯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先是

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爲僧孺罪而廢之
二年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
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置之東都以宗閔爲湖
州刺史四年以李紳克淮南節度使德裕怒僧孺宗
閔不已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
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
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
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
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
遣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以爲信然河南少尹

呂述與德裕書言劉積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
奏述書上大怒貶僧孺循州刺史宗閔長流封州右
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
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爲太子詹事德
裕以諫議大夫柳仲郢爲京兆尹仲郢素與牛僧孺
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
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德裕秉政日久好狗愛
憎人多怨之自杜棕崔鉉繼相宦者左右言其太專
上亦不悅六月上崩以李德裕攝冢相宣宗素惡德
裕之專始聽政以德裕克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政日

三公總不
死一以何
書後從

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初上聞
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德裕德裕素惡居
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
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以敏中爲翰林學士
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
其黨李咸訟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
分司未幾再貶崖州司戶三年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是時牛僧孺徙汝衡二州遷爲太子少師卒

初幽州裨將陳行泰逐史元忠遣監軍僉以軍中大
將表來求節鉞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

廷遣使賜詔常大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
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廉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
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
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請京師
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
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
舊將性忠義通書習泮事人心向之邇者張絳初殺
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
武行至絳復却之今許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
矣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

此條應在
大節拾闕

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秦絳皆使大將上表勸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表請發兵爲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太和中宣武缺帥議徙劉從諫于宣武因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帝以爲未可乃止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卽位從諫

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爲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從諫，尋薨。積秘不發喪。王協爲積謀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爲之。」不

諫敏進奏

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防軍，厚遣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爲備而已。已又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往問疾。積又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積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論，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積入朝。必厚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同。潞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

請以劉稹權知軍事。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之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脇朝廷，今垂死之除，復以兵權檀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見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

臣往論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偏論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其畧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軍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

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御侮。元逵弘敬。得
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從諫所欲。突入兵馬使董可
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他變。遽走出積。贈直數千緡。
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
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
河朔事體。於是將吏扶襁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
得入牙門。積亦不受敕命。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
恭陵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積
不從。丁亥。以忠武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寧王宰
爲忠武節度使。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

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大雜客軍數少。旣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易至敗亡。故初戰二年以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以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兵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爲寇之腹。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談以成。

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潤取之固難夫
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
忠義是以鄆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
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
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
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
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
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壘
釋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塞天井之口高壁深
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

甲、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洛亦頗采牧言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慎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于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是時河陽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劉沔步騎三千守芒車關，步兵千五百軍榆杜，成德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洛，掠堯山河中陳夷。

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制削劉從
諫及于稹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
爲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
北諸鎮有自立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
使繼往商度軍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
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爲備至
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元逵受
詔之且出師屯趙州詔元逵等以七月中旬五道齊
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
路以臨賊境七月上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

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曷日河朔用兵諸道利于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詔諸軍指令元逵取邢州弘敬取洛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又請益兵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宣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爲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仍詔彥佐進屯翼城

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寃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爲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少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爲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繫鞵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堯山劉沔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

以疑誤官軍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
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
要地耳元達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
師元達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德裕上言忠武累
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畧可稱請賜弘
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關山險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
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假徑魏博直抵磁州
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
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甲戌王茂元爲賊將
薛茂卿大敗于科斗店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

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德裕。對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爲兵。猶五攻冒。勦四越。巢湖况其下哉。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渡漳水。趨磁州。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還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伺官軍弱寡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

支然後併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闕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綰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長，城

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
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
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共
處河陽非宣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
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
亦免他虞九月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何弘敬奏
夜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楨榜帖皆謂官軍爲賊
云遇之卽須痛殺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
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
校左僕射河陽王茂元卒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

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兼領河陽恐其不受
河陽州縣恣爲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
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
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州隸
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
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以河南尹敬昕爲河陽節
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并敵昕供饋餉而已
以石雄代李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北取
潞州仍分兵翼城以備侵軼石雄受代之明日卽引
兵踰馬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

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甚喜。十月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死。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辭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徙沔爲義成節度使。以荆南李石爲河東節度使。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思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

積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愠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一月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林茂卿入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澤州當爲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積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關洛州刺史李恬石之從

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將軍賈郡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群，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關。若虛爲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使內變自生。上從之。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杜兵。

詔河東以兵三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戍卒至大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四年春正月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李石奔邠州弁據府庫使其姪詣劉稹約爲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言

遊奕將得劉稹表。臣近道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德裕上言。宰相受稹表。道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可損朝廷威命。建立竒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卽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其功。勿失此便。又爲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

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又遣其弟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劉禛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卽毀除。實恐非是。况禛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降。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卽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兵用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爲張勗所逐。是奔漢州。還入成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召姜

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普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杜以易定千騎宣武充海兵二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爲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之上與宰相議太原事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爲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計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計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趨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

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止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強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遣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疋。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因奏稱。楊弁微賤。決

不可怨。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禛。河東兵戎。榆杜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三月。呂義忠奏克太原。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趨磁州。而弘敬出師。遣客軍取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

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
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
兵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以義成劉沔爲
河陽節度使七月上與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冀城
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
言前有白办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
召以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
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
及兩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
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

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能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四年閏月。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連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拙諸處。兵聚一處。官軍多就追逐。以致失利。經兩月。又偷兵諸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謀者。調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

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爲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積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乏食令婦人投穗舂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爲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將布陳於外以打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勝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

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潞州。劉稹旣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釗必不爲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爲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

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
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抑
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
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
憂稹將改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
貴恐問大奪已權且泄其姦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
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爲洛
州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
安玉言其有二心稹召之釗辭以釗洛水未立少功
實所慙恨乞留數月然後請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

每州造軍將一人主之、名爲稅商、實籍編戶、家貲至
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爲絹匹、十分取其一、率高其估、
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恟恟不安、軍將劉
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
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
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爲之請、溪不許、以
不遜語答之、問怒、密以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
崔嘏、嘏從之、丙子、嘏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
於王元逵、先是使府賜洛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
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洛州王釗因人不女、謂軍

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已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軍士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劍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玉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禎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若何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爲三州留後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路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禎以自

贖。稹從比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爲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來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誼令稹所親重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之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如何？」稹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亦善乎。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

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盡殺之。凡軍中有少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由稹首遣使奉表及書降于王宰宰。以狀聞。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洛磁留後。」但遣盧弘止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死。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驍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

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實積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宗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是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領昭義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歛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

賞郭誼旣殺積稹日望旌節旣久不聞問乃曰必移
它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
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伸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
至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
場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
械送京師如何弘敬同平章事詔發劉從諫尸暴於
潞州市二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挫之初德裕以
韓全義淮西之敗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二
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
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

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登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少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霽。賈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方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五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

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口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九月

詔以澤州隸河南節度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
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
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
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治昭義遂安劉稹將
郭誼王協劉公直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甘露之
變王涯子羽賈餗子庠奔劉從諫至是已爲郭誼所
殺德裕復上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
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
令昭義降將李不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
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

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常無禮於王元逵者。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德裕等奏寇孽既平。盡爲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十二月。以忠武王宰爲河東節度使。河中。石雄爲河陽節度使。詔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節度使盧鈞出至裴村。餞之。潞卒素驕。憚於遠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譟。鈞奔潞。城以避之。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德裕奏請詔河東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

三千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洛之路。又令河陽石
雄引兵守澤州。河中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
此賊必無能爲。皆從之。昭義亂。兵本都將李文矩爲
帥。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論之。亂
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
之戍振武。行一驛。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
盡殺之。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
之。帝旣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汰於武。不可戢。卽奏言
曹操破袁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
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

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爲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回鶻自開成時國亂爲其渠長黠憂斯所破會昌後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弱口重器易粟于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常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

勁虜。研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帝于是貸粟二萬斛。會回鶻王子嗚沒斯殺回鶻相赤心。降于田牟。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請籍兵復故地。又請且借天德城以居公主。帝賜烏介可汗收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止。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且于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觀問事宜。俟須應接。必無所吝。二年二月。河東符澈修杷頭峯營。戎以備回鶻。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五月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嗚

沒斯等以盟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
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時烏
介衆雖衰羸向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間門山可
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盟沒斯等詔報以糧食
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
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于比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
盟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寨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
慮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
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
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

降於可汗不失恩慈。于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盟沒斯入朝。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鴻存撫其家。八月可汗師衆過把頭峯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鬪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門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詔發陳許徐汝襄州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盟沒斯姓李氏名思忠。上賜可汗書諭以自爾國爲黠戛斯所破。來投境界。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屯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羗渾諸部。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

情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煎朕
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
又命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頡干迦斯書以爲回鶻
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
和公主入謁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
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木蕃又深
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
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黠曼斯所
破舉國將相遺骸棄于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
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于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葉

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
事之戒，德不在懷。戊子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
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
時，又官軍免盛冬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
俟詔命。若慮河水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
當及天時未寒，決策于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
兵，必令收兵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
儻不一詢群情，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
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
鶻，使亟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

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于太原令沔屯鴈門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謂唐事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

仲武被回鶻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癸卯

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

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
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十月上遣
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德裕爲書賜公主。畧曰。先朝
割愛降婚。義寧國家。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
回鶻所爲。甚不得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
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后之慈愛。爲其國
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
已後。不得以姑爲詞。劉沔張仲武固稱盛寒。未可以
進兵。請待歲首。李忠順獨謂與思忠俱進。十二月德
裕奏請遣思忠進屯保大柵。從之。三年正月回鶻烏

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
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拔三
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
回鶻之衆寨見羶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
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北家
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使從相
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爲多隙穴引兵夜出直攻可
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時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
輜重走雄追擊之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鎗與
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初回鶻入大同川

至雲州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怒。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把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尔。得徒將出竒奪還之。我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即以方畧授劉沔。至是石雄以捷聞。二月。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且言攻取安西北庭。并求冊命。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上引對班在渤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取安西北庭。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廷五千里。異時繇河西

隴右抵王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曼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輓。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况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爲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帥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謂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况久沒甚遠之地乎。是持實費市。虛事滅。一回鶻而更生之。帝乃止。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遣及

聖年至稱
且不情何
聖也

賈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解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遠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三月，以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論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投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爲回鶻所隔，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讐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

可汗既與爲怨，須盡殲夷，倘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加使冊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心，須卿自爲之。黠戛斯遣使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朝廷

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
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調吐
蕃守兵衆寡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俟今秋
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於節
度團練使詳議以聞德裕奏據幽州奏事官言調知
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
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
相殘滅望遣職事中使賜仲武詔諭已鎮魏已平昭
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初回鶻爲石雄所破可汗收餘兵往依黑車子初從

可汗者既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者皆饑寒瘡夷
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破卽殺烏介帝以回鶻平詔
德裕紀功銘石于幽州以誇後世策黠戛斯爲宗英
雄武誠明可汗党項寇鹽州以武寧李彥佐爲朔方
靈鹽節度使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
不可不爲區處聞党項分隸諸鎮剽掠于此則亡逃
歸彼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爲擒送以此無由禁戢
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陛下以爲一鎮專領党項
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使臣
爲之副居于夏州理于詞訟庶爲得宜乃以兗王岐

